



遠壬文下其必不同曰門答曰身



吳郡王世懋敬美著

召穆公之詩云兄弟鬩於墻外禦其侮語曰
百足之蟲至死不仆是以兄弟雖有小忿不
廢懿親匪特敦倫亦以保世也而昏庸敗類
之夫往往競織芥之利忌棠棣之情寧外侮
之是甘而內釁之必構卒以兩敗俱傷為世
重僂夫錐刀得失閨闈話言非有不共戴天
之仇傾貲破產填胸扼吭非有懽呼譁浪之

遠上文
娛囚首頌繫城旦鬼薪非有樓船管籥柔曼
醲鮮之樂也然而蹈辱若榮赴憂如樂之死
而靡悔者何哉起於交游之弗慎而衰壬之
漬潤深也凡大家之產非訟弗破壬人之謀
非訟弗售浸淫枝蔓何所不至兄弟特其甚
耳愚請極言壬人之情狀為世作鑒令吾子
孫不逢不若可乎大都膏粱之子事變未經
盛氣思樂而游手無藉小技買懽之人摩肩
待隙於下其名不同曰門客曰食客曰狎客

而出於壬衰者十常七八我好在此則以酒
糾品令長夜浮白之術進我好在此則以妖
童豔姬牽合幫襯之術進我好在此則以擊
節拊掌甘悅傳會之術進我好在此則以蹴
踘狗馬朝歌夜行之術進我好在此則以
六博碁奕呼盧擲采之術進我好在此則
以竒技淫巧雕績丹青之術進所謀必遂所
欲必從其以當老成拂士黃髮莊厲之言色
離合異趣已相倍蓰而已筭矣猶慮猜生於

覺悟則時進小忠以固其心術窮於較量則
時進小利以昏其智甚者內施於妻妾以為
內援外賄其童僕以為外蔽根蒂既深膠漆
不啻狂童之志固謂太康而壬人之心殊未
屬厭以為事或得已則樂利之途易窮兵出
無名則乾沒之實難啟身非構難則引進之
門尚狹使其事可循環無端而身可居間獲
利其必由訟乎於是構扇異同橫生是非親
可使讎戚可令起而主文賣律作奸積成之

夫始入延為上客矣出入公府增減文字非
吏莫繇非交莫通而猾吏奸胥伍伯之儔皆
得列於坐上矣故為多端日候訟庭無論帑
財箱帛有需必給而擊鮮飲醇犬豕飪飽之
味日充盈於口腹矣至其交鬪纏綿之狀壽
張虛喝之謀百籌難盡或增情於敵以撼我
使應兵之費日加或輸情於敵以病我使彼
此之賄兩入我倦而思息則挑敵以致我之
復興敵厭而求和則激我以困敵於終訟勝

則鼓掌而運籌敗則捩膺而流涕錢帛恣其
出入帷幄伏為忠良即有懿親正士危言勸
息而我更視為外向搖首而莫之從矣逮夫
形見勢絀智殫力窮覺而遠之則黨類蠅集
而難驅怒而絕之則把持陰事而明袖展轉
而計無所出則重賄縉紳以求直而彼即是
過付分抽之人空匱而勢不能支則鬻居棄
產以償負而彼猶沾作中求謝之利家徒壁
立身負縲絏妻子怨尤津膏罄竭而向之嗜

食門下者盡已鳥獸散去而不可蹤覓間有
一二稍知意氣之人或憐我貧窘而未離或
引入富家而相報指天握手定為石交而利
吻惡少猶藉口雷陳以欺後來之游間公子
嗚呼與其絕交息游於貧窘幸離之後孰若
早鑒而預遠是夫之為安與其稱貧賤之交
為不二心之人孰若交端人正士終其身不
至於貧且賤焉之為得也

善哉乎憲使者麟洲王公之論遠壬也其

指在敦兄弟之好其詞在析巧令之謀大
都壬之以奸中人也始則淹華泆忍詭譎
導沓以投其機繼則伸縮出入反覆顛倒
以賈其禍斯固其沈阻飾匿而謂人莫已
測者蓋如此今觀斯論言二若徹其肺腑
數其髦髮奪其精魄俾人之夢之覺醉之
醒恍然見其人茫然有諸已炳二然不眩
於衷而不入其數假令為壬者見之亦鮮
不將笑且悲自不意深瑕潛釁之在已者

得以共睹於人而終不敢以售諸世也已
夫虞書之言曰能哲而惠何畏乎巧言令
色孔壬以聖帝馭宇至謂壬為可畏比之
三苗驩兜今持斯論以坐照之乃能俾其
罔敢肆惡於世則斯論也蓋不特保世敦
倫之務即廣之以官人懷民亦且誦臯謨
之再矢矣 萬曆歲在商橫執徐律中南
呂之月屬下郡吏王三錫頓首拜識
頃見大家子弟率以驕佚中壬人之奸往

往骨肉相殘以至喪家亡身相隨屬可悼也。督學王公著此文洞見壬奸肝肺模寫情狀甚悉。彼睹此而猶不悟以自取戾。真下愚哉。因令韓生文稍為註釋刻而布之。眎里閭小民也。便觀省庶有裨。倫化微數。令世家子孫之身云爾。萬曆乙酉秋八月。知福建興化府事吳門錢順德書於退思堂。

始予有感於江南大姓之禍。作此文以警

後人。而搢紳右族多好余文。時著座右。見者陰側目而不敢訟言相怨。何則。怨即自命以壬也。乃足或次且不前。而少年銳士時有所當。輒心語曰。此殆王先生所云。壬人當遠者耶。即於世未必無補云。第德非神禹而欲窮魑魅之形。使其說行。令此輩何從生活。罪我者亦唯是文矣。三山陸使君更請余手書。將刻置屏間。君為陸氏子孫計。誠工矣。毋乃益余之疾也夫。萬曆

丁亥春三月吳郡王世懋識也夫 萬曆

改更蕭余子善樂法置於間故為漸必子

何遊主志罪惡者志郵吳文樂三山漸必

醉能也效究觀觀之涉射其書行令其輩

人書遠若明明林世未必無漸云其辭非

非在既無轉心語曰其知其物非既非生

念及生身已及效矣且大漸在又非既非

茲謂何目既不知漸者既思何思既思自

斯入而漸漸必新於故余夫漸漸



